

就是忠孝！可惜自五四運動以後，大家發生了誤會，認為這二個字遭了遺棄，出了這等誤會，所以纔把大陸，給俄魔抓了去！我想這好比太陽被雲遮住，若是大風一起，太陽立刻就會放光明的。若是國人真的認識民族主義，這忠孝的佛性，立刻也要透出來的。因着忠孝是中華民族的遺傳性，是不容易毀滅的，假若毀滅了，就是中華民族的末日，也是佛性的斷滅。

或者疑問，忠孝既說是佛性元素，常聽佛家說：衆生皆有佛性，爲什麼又說是中華民族的特性呢？這要加以解釋。衆生皆有佛性，這話確實不錯，不過十個衆生十個迷。迷就是被物欲迷了本性，好比一面鏡子，本來光明，忽然染了灰塵，愈染愈厚，鏡體被灰塵蓋住，光明自然不顯。這就比佛性被物欲迷了，忠孝也就透不出來了。

那知中華民族的緣分太好了，接連連的出了幾位不迷物欲的聖人。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，這皆是不染物欲，性分顯露的。對於忠孝都是積極的主張。講忠，什麼「進思盡忠，退思補過，殺身成仁，效死勿去」等；講孝，什麼「生事以禮，慎終追遠」等。經史裏邊，這類的言論，處處皆有。那時士大夫的階級，多是從讀書中得來的，所以歷代的政治，傳統式的都採這類學說。有了政治的推行，自然會生力量，就造成了普遍的風氣，心性上沾染的物欲，經了這番洗刷，是有不少的人顯露了光明。但要仔細的透視，這還是外表，不能算是澈底。

自佛教傳入中國以後，對上根的人論心性，對下根的人說因果。講忠，不但說殺身效死，更說出仁王護國種種法門；講孝，不但是慎終追遠，更要度脫多劫父母。這皆是對內在的說法，衆生的迷染，再經了這番政治雖不能說人人的忠孝佛性，澈底全彰，也可以說整個中華民族，多多少少雖然不同，總是皆把忠孝佛性，從迷欲中透出來了。

說到這裏，上來這個問題就解決了。這再舉個比喻，衆生佛性染了，好比染了灰塵的一塊白布；中國的聖學政治，好比一盆水；佛法好比肥皂。要知這塊染汗的布，本質雖是白的，若不經水與肥皂的洗濯，也是不會顯現本質的。所說的中華民族的佛性，是曾經過聖學政治，與佛教化法，無間緣，增上緣洗刷過的，所以纔說奇特可貴。

今天是講佛法，要是講佛教的世間法，講世間就離不開國家民族，要想國家鞏固繁榮，就必須儘量發展民族的忠孝性。果能民族忠孝性德發展，國家在繁榮時，是愈加繁榮；危亡時也能復興。試舉兩個例子：漢朝派

蘇武出使匈奴，匈奴的單于（國王之義）很愛蘇武的才能，逼迫他投降，蘇武是忠性的人，那能應允。匈奴單于就囚他到極北邊，無人之處去牧羊。却也不與飲食，蘇武的生活，餓了吃羊毛飲羊乳；渴了就吃冰雪。他表示自己是漢人，就出使帶去的「節旄」，拿在手中，行住坐臥，時刻不離，且時常對這「節旄」禮拜，看這「節旄」當作漢朝的國徽，好比今日禮拜國旗一樣！這樣的苦吃了十九年，後來兩國和親纔放回來，匈奴及各國，見到漢人這樣的堅貞忠性，皆很佩服，以後便不敢輕舉妄動。這是國家盛時，忠的表現所獲到的光榮。

再說一事，是列國時候，燕國侵伐齊國，滅了齊家七十餘城，只贖了莒及即墨二城。莒城的守將叫做田單，人性很孝。每天三餐，都先祭祀祖先的神主，並且教導兵士人民統要盡孝，每天統統要祭祖先，本來這座孤城，何能抵抗燕國的大軍，只因燕軍在城外，挖掘莒人的墳墓，莒人見到祖先的骨骸，被人作踐，各各痛澈心肝，憤不欲生，立定誓願，寧死不降。後來田單用火牛陣去攻燕軍，莒人爲着保護祖先的神主，爲着保護祖先的墳墓，無不一人當百，拼命死戰。竟然一個孤城的窮兵，破了燕國的大軍，恢復了齊國的七十餘城。這是國家在危亡時，孝的表現所獲到的成績。

諸位注意，一部二十四史，忠孝的事情很多，爲什麼單提出這兩件事來講呢？因着這兩事成就很大，但是他的動機却像很小。蘇武忠的表現，不過時時刻刻敬重漢家那支「節旄」！結果給漢族增了不能磨滅的光榮。田單孝的表現，不過只是天天拜祖先！結果一支孤軍，能恢復了將亡的齊國。我國民俗，普遍的家供奉祖先，人人禮拜國旗，（禮拜國旗各國皆然）這是忠孝最好的一種培養。儒家說「知機其神乎」，佛家說「菩薩畏因」，這先機與初因，却是不可輕忽的！

佛教對於國家忠的貢獻，平素不必說，只說亂時，唐朝安祿山等反亂，以及各路藩鎮的跋扈，弄的國庫空虛，軍餉無着，多次用兵，皆是借佛教的戒牒費充當兵餉，纔平定了一切叛亂。明朝俺答邊患，多虧宗喀巴大師的化導，西北邊疆纔穩定下來。清朝蒙藏青海，皆爲佛教的關係，纔同中國合成一家。

再說佛教團體忠的表現，在君主時代，各寺廟都是供着當今皇帝萬萬歲的牌位，天天祝福。現在民主，各佛團每天作課，開首唱讚是「端爲民

國祝萬歲，地久天長，「作課已畢，又把所有功德，回向給多處。那回向文中，有一句是「上報四重恩」。四恩的第一件就是國家。

佛徒對父母孝的貢獻，更加澈底。地藏菩薩能用佛法，把他的母親從地獄裏救出來；自蓮華者用佛法，把他的母親從餓鬼道裏救出來。這兩件事是人所共知的，能做到這樣，纔算真盡孝，真澈底。

再說佛教徒對於孝的表現，經上說的比喻：一肩荷父，一肩荷母，從劫至劫，不少休息，也不能報恩萬一。所以天天做的一切功德，都回向給衆生（衆生是多生父母故）自己誓要成佛作祖，却不是爲着自己清靜安樂，也是爲報多劫父母的恩！因爲必須成了佛，纔有辦法，纔能澈底的超度父母，纔能究竟的報答親恩。

話又說回來了，政與教雖是兩個名詞，却有互助的關係；政與教走的路線必須一致，否則等於人身四大不調，定出毛病的。三民主義講忠孝，必須用講忠孝的宗教來配合。若是宗教不講忠孝，這教是根本不懂真善本元；政治不講忠孝，是用破壞手段，來求一個物體的完整，那皆是矛盾的。

佛教教義，是講大無畏的，不論什麼時代，什麼風氣，總是本着真理去做。那就是對國必須盡忠！對親必須盡孝！再拿防微杜漸，畏果慎因來說，凡是絲毫違背忠孝的事，是要一例糾正的。先拿蘇武來做個鏡子，看他那一種持節不屈的精神，愛國的忠心，真是民族的好模範。我們也該對於國旗，萬分的敬重，這不但是心情上應有的一種表現，也是法制禮節上應該遵行的。再拿田單來作個鏡子，他能不忘本源，把孝心擴展開，永遠的追念祖先，這種舉動，結果不但是對家盡了孝，更能對國盡了忠。尤能對民族的團結，盡了很大的貢獻。好在我們中國人是家家祭祖先，這種性德風俗，是要竭力保守，試看政府對於民族遠祖軒轅黃帝，尙且明定了民族節，年年祭祀，何況我們家族的近祖，忍的把他撇在腦後嗎？

禮拜國旗，祭祀祖先，固然是民族性德的一種培養，也是人民忠孝性，透露與否的一種試驗。自己家族的祖先不肯祭，民族的遠祖黃帝，當然更不在意，整個民族的興亡，就怕是漠不關心了。國旗是國家的代表，不加敬重，政府的機構，自然也就不放在你的心上。這樣一來，國家興亡，也怕的是漠不關心了。不忠不孝，便是背覺合塵迷了本性，不但是失掉了人格，將來還要墮落三途的。就拿現在講，迷了佛性，是非顛倒，自必作事錯亂，這等的人舉念動身，無不受害他，敗家喪國。

要知佛法這件事，它是堅窮橫遍，包括萬事萬理。世出世法，本是平等，所謂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，絕對不能打成兩截。不明出世法，就是見惑；不明世間法，就是塵沙惑。今天本是講世間法，却也離不開出世法。古人說要成佛作祖，必須先做到孝子忠臣。所以忠孝兩件事，學佛的人必須講求的！不但講求，還要提倡。經訓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自淨其意」這三句就是整個佛教。前二句可說是世間善法；後一句自是出世大法。印光大師教初機學人，多是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敦倫盡分，閑邪存誠，信願念佛，自行化他」，數句。敦倫盡分，還能離的開忠孝嗎？細看這幾句的次序，也是先講世法，求人格無損，進一步再修念佛，自己能去實行，然後纔可去化他人。可見學佛的人；必得注重世間忠孝！不解出世法的人，要是有志提倡忠孝，也必須起來學佛，纔能得到進一步的研討，纔能真的做到澈底。

說到這裏，自然明白世出世法，當該是彼此互通的，那就相信政治與宗教，確有相互的關係了。所以說政與教，必須走一條路！我們提倡佛教，雖說是爲上求下化，生死大事。却更能輔助政治，鞏固國家，團結民族！請看國家今日：是何等的景象

？忠這個字，還許再輕忽嗎？請看民族今日：又是何等的景象？孝這個字，還許再輕忽嗎？自宜大家一齊起來提倡佛教！

——在臺北民生電臺廣播——

護 國

詞 譜
居士 南居 炳子 李簡

調 4/4

3. 2 1 1 2 | 1 2 1 7 6 - | 5 7 2 4 | 3 4 3 2 1 - : ||

漢 帝 夢 金 人， 西 天 求 佛 道， 白 馬 馱 經， 華 夏 開 正 教；
吾 族 有 至 德， 精 神 惟 忠 孝， 護 國 報 親， 佛 法 歎 獨 到。

5 3 4 5 6 | 7 6 5 4 3 | 2 1 2 3 2 3 | 5 - - - • ||

固 有 文 化， 傳 國 之 寶， 團 結 民 族 至 要！

5 5 7 7 2 2 4 | 7 7 2 2 4 4 6 | 5 1 3 4 3 2 | 1 - - - • ||

齊 皈 依 使 永 保， 齊 弘 揚 使 普 照。